

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算来，读到这首诗，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。已然记不得最初读到这首诗时的情形，但这首诗像幼年读到的所有诗一样，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血脉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并没深究建德江在哪儿，而是把建德江当作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可的河流。

正如那月，那树，不必去探求，是哪一天的月亮，是哪一种树木。前阵子，陆春祥老师约我去新安江。网上一查，原来新安江流经建德的一段，就叫做建德江。我不由得有些兴奋，默默把孟浩然这首诗念了几遍。

下榻的酒店，离建德江不过十多米。一行人饭后乘船沿江而行，江水浩浩，两岸高楼林立，灯光熠熠，不时有探灯从右岸射向左岸，在小山树木之上变换着形色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建德江，但又笑自己，千年以后，自然什么都变了，又如何能够要求一条江保留千年前的面貌呢？倒是那江中的一片小树林，水雾蒸腾，烟霭漫漫，仿若仙境。然而，就也不过是当代技术设置的障眼法罢了。

次日醒来，离开酒店到里叶村。村子道路整洁，房屋整齐。穿过小村，眼前开阔，是一大片荷田。说起秋荷，最先想到的，是《红楼梦》里黛玉所欣赏的李义山那首诗，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似乎秋荷就当是一副衰颓破败模样。但万物远比词语精彩，词语往往是粗略的概括的，而万物是复杂的渐变的。秋天不会忽然到来，荷花也不会忽然凋萎。秋天炽热明亮的阳光里，暗藏着西风的凉意，但这是肉眼凡胎的我们难以觉察到的。我们看到的，只是红荷花依旧粉艳，白荷花依旧素净。每一瓣荷花都很大，简直太大了，且修长，轻薄，其间脉络隐现，宛若柔若无骨的水袖，斜斜地耷拉着。这和我记忆中的荷花似乎不大一样。记忆中的荷花是实用的，而这是审美的。我脚下一朵朵荷花间，惊讶于这美的创造。

我采了几只莲蓬，留着长长的荷秆。又不知走了多久，来到另一个村子，叫做新叶古村。村口一座文昌阁，建于清同治年间，站阁内天井中抬头望，可见祠堂外

一座高塔，名曰转云塔，早于文昌阁三百多年建造。这些老旧的建筑，蹲伏在耀眼阳光之下，仿佛在窃窃私语。我们来到一处酒坊，里里外外，竟无一人。我在门口坐下，寂静如斯，闻不到空气里的酒香。歇息不久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在石板路上，穿过窄窄的村道，我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场景，“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”——是一片明镜似的湖，湖周一圈老屋，老屋背后，青山隐隐，白云悠悠。房舍倒映在湖中，湖水晃动，天光云影往来。沿湖边走不多远，在一门洞边，几位本地老人闲坐聊天。有的光着上身，有的戴着草帽，皆手持蒲扇，悠然扇动。听不懂他们聊些什么，只听得他们不时大笑。他们头顶，高悬着一块牌匾，上书四个大字：道峰会秀。

### 原本就在这里

(新加坡)叶孝忠

话般的白色房子，刷上各种灿烂颜色的门窗，在悬崖上生长着，由海边蔓延到山顶。圣托里尼岛美得令人想停止呼吸，真的是这样的感受。

这座岛我来过，是不会忘记的。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孩A，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之后我在尼泊尔认识了香港男孩N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。在香港约这些好友见面时，他们相识，而后成了恋人结了婚，现在有了两个小孩。如果我不喜欢旅行，他们会相遇吗？

岛的北端 Oia 是看日落的地方，这里的日落举世闻名，自然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相机。我们提早来到，在咖啡馆霸了一个好位置。我就在这里认识了A。她问：你是香港来的吗？就这样，我们成了朋友，一切看起来那么自然和理所当然。看了日落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，挤在局促的街道鱼贯前行，寻找吃晚餐的地方。突然我被一家商铺外的小牌子吸引了，上面写着：租一个猫，5 欧元。门口还有一排手工设计的书，上面写着：定制和邮寄一本手工书，胜于寄明信片。再仔细看，我找到了店名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Atlantis 书店。店内摆卖了不少人文哲学类的书，还有随意走动的猫。网站上票选“全球十大最美书店”，Atlantis 经常会上榜，真没想到它就在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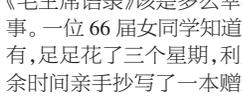


今年夏天是在希腊过的，那是一个像梦一样的地方，交织着真实和虚幻。童话般的白色房子，刷上各种灿烂颜色的门窗，在悬崖上生长着，由海边蔓延到山顶。圣托里尼岛美得令人想停止呼吸，真的是这样的感受。

这座岛我来过，是不会忘记的。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孩A，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之后我在尼泊尔认识了香港男孩N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。在香港约这些好友见面时，他们相识，而后成了恋人结了婚，现在有了两个小孩。如果我不喜欢旅行，他们会相遇吗？

岛的北端 Oia 是看日落的地方，这里的日落举世闻名，自然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相机。我们提早来到，在咖啡馆霸了一个好位置。我就在这里认识了A。她问：你是香港来的吗？就这样，我们成了朋友，一切看起来那么自然和理所当然。看了日落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，挤在局促的街道鱼贯前行，寻找吃晚餐的地方。突然我被一家商铺外的小牌子吸引了，上面写着：租一个猫，5 欧元。门口还有一排手工设计的书，上面写着：定制和邮寄一本手工书，胜于寄明信片。再仔细看，我找到了店名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Atlantis 书店。店内摆卖了不少人文哲学类的书，还有随意走动的猫。网站上票选“全球十大最美书店”，Atlantis 经常会上榜，真没想到它就在这里。

是的，没想到就在那里，这样事情在路上发生太多次了。费尽心思却可能无法善终；苦苦寻觅却什么都找不到；无心插柳，却能遇见桃花源，这世界就是如此奇妙和荒谬。来看日落的时候也走在同样的一条路上却没有发现它，“没想到就在这里”这事绝对不能用理性的方式来分析。没想到就在这里，也可以说是它本来就在那里，但你一直没注意到；也可能是它本来就在这里，只是当你路过的时候，你还不认识它而已。



风雨潇潇 (中国画) 金城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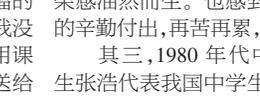
穿过门洞，不多远，又是一座祠堂。村中祠堂皆建筑精美，角落里透着历史的浓郁气息。在一座祠堂内，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，是村里三月三这天，祭祀祖先，演戏娱众。当地朋友说，过年时候，村里的年轻人未必回来，但三月三这一天，年轻人总是要想尽办法回来的。照片上人头攒动，仿佛听得到他们的欢声笑语。这些鲜活的血脉，延续了古老村落的生命。他们散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，身上想必永远都会带着这村子的印迹。

夜幕降临，再次回到建德江边的酒店，此时，内心的失望，消弭许多。那些外在的东西，即便改变了，终究是改变不了一条江的魂魄的。是夜大醉。次晨醒来，收拾行李，匆匆赶往另一地点，又是一条江，名曰胥溪，是伍子胥主持开挖的。说是“溪”，实在并不窄，完全是一条水流丰沛的大江。沿江而行，水色青绿，山色清明。走到尽头，来到一座小城，名曰梅城。梅城实在只能算是个小城，街道敞旧，新的是几道牌坊。这些牌坊，按理不该这么新的，都说原物不毁于那场浩劫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让人徒然叹息罢了。

台风要来了，时晴时雨，在一座六合古井边，我们被大雨阻住了将近一个小时。水井边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在洗花生。花生是新鲜的，带着湿泥。老太太将塑料筐举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吃花生。我们也不客气，各自吃了不少。大雨一来，老人不见了，那一筐花生仍放在井边，似乎要让我们随便吃。待得雨停稍稍，老人出来了，继续洗花生。洗好了，又问我们，还吃不吃？老人说，这

是她刚买的。我们都不好意思。见我们都不吃了，老人才端着小盆，佝偻着背，回家了。有人说，孙权到过这井边玩儿的，不知确否？雨仍然断断续续，当地朋友买来伞，我们撑伞前行。远远看见一座城楼，总算来到此行的终点。城楼外，富春江、新安江和兰江三江汇合，江水茫茫汤汤，江风吹来，城墙上写着“严州”两个大字的旗帜翻卷着。

杜牧、刘长卿、范仲淹和陆游在这儿做过官，谢灵运、李白和孟浩然等等都来过。历史就流淌在城楼下的大江里。要走了。离建德江越来越远了。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这实在是一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诗。简单得不需要注释，简单得能够在所有中国人血脉里畅通无阻。我拎着五六支带了长长杆子的莲蓬，穿梭在车站的人群间。这些莲蓬，似乎捎带了建德江的一丝气息，跟随着我一直回到家里。现在，它们就插在我面前的笔筒里。



气清观宇宙，怀畅叙幽情 (书法) 薛心瑶

## 同济往事

徐明松

那晚读《夜光杯》纪念陈从周百岁诞辰的《郁郁乎文哉》一文，作者是同济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余安东教授。安东社长是我当年从学校毕业入职出版社的业师，建社初始筚路蓝缕，不少从院系转型来社的老师也是一边探索一边扶掖后生，其间甘苦参半，我亦多蒙教益。而彼时社里多有饱学彦士，出版社也是学校的教授们常来之地。犹记得当时总编洪建华先生银发染鬓，面容慈和，为人谦恭，问学严谨，虽是工科出身，然时在我的审计报告作批阅意见，引经据典，指谬匡误，多有援引康德、黑格尔之论，令我这个初出茅庐者惊讶而叹服。后洪老师离开出版社时赠我一本《圣经》，题“施者比受者更有福”的箴言，念兹在兹，情深意长。

让我念及的还有已经往生的王利老师，他是著名新闻学家王中的公子。他曾因为右派的父亲被“分配”到福建地质队多年，在大山里栉风沐雨，吃尽苦头。我与他也是忘年交，常去往他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家吃夜饭，在他那里也见到不少复旦的教授吃过饭。戴厚英老师就是常客，听他们说家长里短也是一桩开心事。可惜，天不假年，王利老师已故去，每每念及，心有戚戚。

安东社长思维敏锐，知识广博，是当时学校正年华的结构力学教授。初见时觉得他怎么辨才无碍，偶尔为文也是文采斐然，必有缘由。后来晓得他确是名门之后。父亲余上沅是民国时期国立剧专校长、中国现代戏剧奠基者之一。母亲陈衡粹女士是中国第一代女留学生陈衡哲的胞妹。有一日，要去德国做访问学者的安东社长对我说，“我带你去见我妈妈，你是学文学的，可以在她那里了解到不少现代文学的轶闻旧事”。后来，我时常陪当年已近九秩的衡粹老人走访旧识和学生，知道一些新月派文人的故事。也因此，我写下了关于余上沅戏剧生涯的长文，是最早为余“平反”其戏剧界地位的文字。也因此，我写了他们的故知梁实秋与陈衡粹的书函往来。去年，安东社长返沪，我趋前探望，他取出一帧衡粹女士所绘的小写意花卉，雅逸之致，汨汨而出。睹物思人，感喟系之。

安东社长今写老夫子从周先生，披文人情，生动盎然。当年身在同济，也多有机会与老夫子接谈。从周先生喜来社与我们寒暄一刻。记得在三好坞撞见，他会拉你在圆石凳上就座，用一口杭州官话发一通文人的“牢骚”，指斥所见的种种不文化之类。记得当年老夫子所赠的“兰竹”几幅，今已不知所终，是为遗憾。不过真正遗憾的是当年未能能为陈老夫子编上几本书，这个专利被他“安”在出版社的“内应”，他的弟子张小岗兄“垄断”了，今之想来，至憾。岁月苍狗，三十多年前同济旧事，历历在目。顷读安东社长文，属笔记之。

### 穿过北方的土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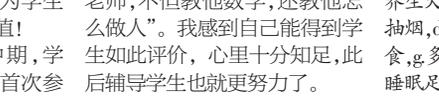
梁永安

车出上海，一路大地葱绿，过南京越长江，在北方的土地上奔驰三小时，将再回南岸，那是列车的终点——武汉。北方和南方是多么不同！连绵的土地上看不见纵横的河网，白杨摇曳着闪亮的阳光。“南方姑娘，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；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”一曲《南方姑娘》，背后有多少南方北方的聚散？

后面的十几天都围绕着书运行：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聚谈选题，与昆明新知书店的创办人讨论书业变迁，与北京的出版社编辑细商书稿……世界是差异的，差异推动欲望与激情，也形成不平与断裂。与书业的人交往特别快乐，他们度己也度人，用一本本绿叶般的书滋润

着人类。很喜欢美国兰登书屋创办人贝内特·瑟夫的一句话：“无论如何，爱书的

人一般不会沉溺于无节制的投机。”这话值得反复想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体会。随身带着最新一代 Kindle，里面有比亚马逊的两千多本电子书。从来不愿意赶潮流，但在买 Kindle 这件事上，可从不落后，紧紧追随新一代。这里没有什么性价比，书是无价的，它是人和人的链接与区别，让社会划分出不同的群落。三年前从湖南芷江上高铁，邻座的年轻姑娘一路埋头看书。悄悄看她的封面，竟然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第3卷。顿时天高地广，想起书中普鲁斯特描绘的那面墙，那片光，感觉到看不见的温泉在岩石中流动。



周继光

我听了非常激动，不只是因为他得金牌为国争光，更为张浩没有忘记我这个初中老师。后来他曾对《科学生活》的记者说“他是在数学上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，不但教他数学，还教他怎么做人”。我感到自己能得到学生如此评价，心里十分知足，此后辅导学生也就更努力了。

